

千古一相

王安石

王康同

相

一

古

千

鹭江出版社

史钩（千古一相）著

改革家王安石，锐意富强，勇于冲破旧俗樊篱，指引新路；政治家王安石，特立独行，别于流俗庸儒，务实精进；文学家王安石，笔力冷峻深刻，文坛领袖名至实归！

王安石

千古一相

史钧（千古一相）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古一相王安石/史钧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671 - 999 - 2

I. 千… II. 史…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F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834 号

千古一相王安石

史钧 著

责任编辑 / 黄新英

特约编辑 / 杜雅萍 赵 易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印 刷 / 北京富生印刷厂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0.5

字 数 / 410 千字

印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671 - 999 - 2/I · 217

定 价 / 35.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引言

下手以前，依例，先赋诗一首，诗云：

道化流云海幻桑，千年往事发如霜。
半山一角峰嵘在，谁唱当年桂枝香。

酸意浓，再来一首：

飞来峰顶识临川，伊吕高风一脉传。
因值云龙腾海雨，便回天地御征帆。
文衙铁骨冰心筑，格抱清宵桂子眠。
月照半山归去后，黄鹂幽梦入空禅。

近千年，王安石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论，蜚短流长，纷争不息。而王安石已死，不可能爬起来为自己辩解。就是王安石不死，他老人家也不屑与这些人一论长短，所以俺才赤膊提刀上阵，为王安石讨一个公平。

先介绍一下主角。

王安石（公元 1021 ~ 1086 年），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后人亦称荆公。死后赠太傅，谥号文，所以又有人称王文公。“文”的谥号，可不是谁都能得来的，是朝廷专门为王安石留下的。

王安石牌位曾配享神宗庙，和皇帝一起受供，继而配享孔庙，和孔圣人一起受供，成为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直至进封舒王，位已极也！

但是写王安石，有一定的难度。

元相脱脱的一部《宋史》，被指为诚信度最差的史书，放到现在，就有骗稿费的嫌疑。如果再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厚厚的那么十几大本，只配扔在卫生间里擦屁股，一天几张，够擦好几年。这些诚信度最差的史书却是下狠力气打压王安石的。

更不要提邵伯温的那本道听途说全是小道消息的《邵氏闻见录》和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了。宋朝的人打仗没本事，却都能写能说，苏轼司马光之流，个个面相忠厚，走路都要捏住劲慢慢走，显得有品位，善于正话反说，黑话说白，生人讲死，死了还要谢谢他，夸他文采好。

本文态度明确，就是要力挺王安石，下死力气坚决打压司马光和苏轼等一小撮，扒他们的树皮，揭他们的井盖，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货色。

王安石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在中国历史上，在人格的基准线上，树起了一杆六龙回日之高标。

他水晶般的人品，一一拷问着中国古往今来文人政客的灵魂。

借用一段被用烂的话来形容王安石：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哲学



家、教育家。还有经济学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我没加上去，怕麻烦。

这些听起来肉麻得让人头顶发炸浑身乱掉鸡皮疙瘩的赞语，用在王安石身上，却丝毫没有过分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安石对女人的态度：一个老婆足矣。也不是王安石对女人没兴趣，而是严于律己，那时并没有纪委管着他，找他谈话，主要是王安石的自我约束能力较强。王安石的这种操守德行，自然是“家有数妾”的苏轼没法比的。在那个年代，可是允许妻妾成群玉肌频换的呀，这几乎是天下所有男人的梦想。王安石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小妾呢？

叹叹！

中国朝代也多，各朝各代的宰相多如河底泥鳅，数不胜数，王安石有何独到之处，连西伯利亚那么冷的鬼地方都有人知道他，比如列宁，就曾因为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对土地政策的争论而向普列汉诺夫提到过王安石。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说：老普同志，王安石十一世纪时在中国进行过一场革命，想要实行土地国有化，但老王失败了，我们不能再沿着王安石的车辙走下去，否则迟早会翻车的。

列宁对王安石变法，显然是有所误解。他以为王安石在搞土地国有化，王安石怎么会在宋朝时去做这么蠢的事情？

为什么要崇拜王安石，难道只因为他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么？那还不如去崇拜李白。李大侠诗文纵横捭阖，潇洒大方，读来令人唾沫飞扬，荡气回肠，无比痛快，虽然李大侠最后惨淡而死，但挡不住人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胆魄。或者可以去崇拜苏轼，“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有的一吹。

之所以崇拜王安石，主要是因为王安石在官场上难进易退，不是一味地去和其他官员朋友们把酒聊天，拥花依柳，吟诗作赋，而能够一心为了百姓疾苦，为了大宋江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下野以后，不恋位不贪财不泡妞，吕惠卿叹服：“在朝不蓄势，在野不蓄财，公真圣人也！”

王公下笔时，散文时论也写得横行一时，霸气十足，诗词歌赋让人回味无穷，千古流传。总之，王安石为人为政为文为学之德之能之浩气，至今无人能比。历史上也有几个名相，但只能顺着排行榜向后排了。

管仲首倡官妓吃软饭；萧何略输文采；曹参无所事事；陈平盗嫂偷金；诸葛亮欺软怕硬；文天祥亡国之相，回天无力；谢安偏国之相，胸无大志；房玄龄怕老婆；赵普半文盲；刘基装神弄鬼；范仲淹失之坚韧……数来数去，大抵如此，皆不足论。

最常被人拿来比压王安石的，是张居正。

张居正无论学识文采相貌仪态魄力政绩，都不输王安石。但他品质略次，自以为官高权深威远，做官做到老死，而且胆子太大，吃海狗肾壮阳猛玩女人，据说连万历的老娘都敢搞，死后险被锉骨扬灰，殃及子孙，祸及大明。有机会的话，专文另述。

很多名人身上都能看到张居正的影子，学养不错，气质不俗，锐意进取，用心政绩，但同时也贪污腐败，生活堕落。

千古一相，唯有王安石！

目 录

上卷 潜龙在渊

到常州去	/	43
提点刑狱	/	48
万言上书	/	51
洪武出世	/	2
淮南杂说	/	8
庆历新政	/	14
越山长青	/	21
晚坡岁月	/	29
首任京官	/	36
江宁讲学	/	79
再论时政	/	76
赵州轶事	/	72
辨奸论辨	/	62
八辞诏命	/	58
万言上书	/	51



中卷 战龙在天

清议青苗 / 127

短兵相接 / 139

韩琦上书 / 147

司马谏议 / 154

农田水利 / 165

李定之争 / 172

保甲安民 / 179

议免役法 / 186

暗流涌动 / 192

越次入对 / 100

江宁起复 / 90

明月春风 / 96

阿云命案 / 103

风起青萍 / 106

风云渐起 / 111

行均输法 / 122



行市易法 / 198

亲友故旧 / 204

千头万绪 / 210

整顿军队 / 217

王韶开边 / 222

章惇平南 / 232

激辩边事 / 238

乞罢机务 / 243

国事纷坛 / 252

下卷 卧龙在野

荣辱不惊 / 257

退归山林 / 266

卧龙在野

乌台诗案 / 274

淡泊养性 / 280

山河入梦 / 293

千年余音 / 303



潜龙在渊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登飞来峰》



横空出世

公元 1021 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江西临川，一个天才诞生了。他就是王安石！据传王安石一出生，心里就犯嘀咕：宋朝怎么这么穷？这话非正史所载，当然不大可信。

王家也算是书香门第了，王安石从祖王益之，爹爹王益，哥哥王安仁，弟弟王安礼和王安国，堂弟王沆，儿子王雱，加上本来应是状元的王安石，一门八进士，这里面只有王安国是被神宗召试赐进士及第，其余都是凭真本事自己考取的。千年以来，这样的家庭也算是一个奇迹。

王安石的老爹王益在为王安石取名时，无疑是受到了晋相谢安的影响。谢安，字安石，是王益的偶像。谢安隐居不出时，人传：“安石不出，将如天下何？”王益为儿子取这个名字，也是希望他以后能成就大事业，这话确实也应验在了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也是知书达理的卓越女性，“好学强记，老而不倦”。从来不织毛衣不打麻将不看电视，这在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万恶的旧社会，实属难得。

经历了吃奶，尿床，穿开裆裤这些个人生必经的过程，王安石在不可阻挡地长大。

公元 1019 年，天禧三年，也就在王安石诞生的前两年，将要成为王安石的好朋友、政治上的死对头、一心想和王安石抢宰相位子的司马光出生了。

司马光因为砸了一个缸，名声大振，迅速蹿红，全国各地人家必然都贴有一幅年画，画上一个可爱的小朋友举起石块正在砸缸，名曰《小儿击瓮图》。当时人们还不习惯在墙上挂低胸红唇飞眼流情的美女图。

司马光闻名于全国的时候，是七岁左右，王安石只有五岁。

在人生的起点上，王安石输司马光一阵。但王安石所受的教育并不比司马光差。因为王益是个好父亲，任由子女发展，从不打骂子女，这在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年代，是要有相当的修养，才能忍住不动手打孩子的。

王益做地方官不错，很有清名，“一以恩情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就是几乎没打过犯人。那时打犯人并不算刑讯逼供，你看他不顺眼，打就是了，武松那么有种，不也是被打得央告老爷留他一条活命？

王益教子，还有一个可取的地方，孩子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从不加以限制。所以王安石在临川老家时，书读得很杂，什么《尚书》、《周易》、《论语》、《左传》、《诗经》、《山海经》、《庄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史记》、《文心雕龙》等，凡是拿到手的书，一律通读。

而且王安石还有一强项——过目不忘，读书博杂。才高志就高，也曾恃才傲物，瞧

不起那些整天只会哼哼叽叽写诗吟赋老来还是“白发死章句”的所谓骚人墨客。王安石绝不死读经典，每每有自己的见解，这种读书的深度和广度，培养了王安石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政治眼光。

王益为官，长年在外，王安石也就随着父亲，从广东到四川，从河北到江南，几乎走遍了中国，眼界大开，心胸更为广阔。十三岁时，因祖父去世，王安石随父亲回到临川，守制三年。这三年也是王安石读书较为集中的一段时间，同时也正是少年意气挥斥方遒之时，豪气冲天，藐视众生，少年心事当拿云，大有一股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狠劲。

王安石十五岁时，岭南叛乱，西夏叩边，世无英雄，一时举国惶然。文官们只知哼哼叽叽纸上谈兵，没人敢上前线，急得仁宗在朝堂上大骂：奶奶的，天天供你们吃香的喝辣的，等打架了，没一个人能替我拼命。

王安石闻讯，心事如云飞雾腾，掷笔而叹：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仔细论。其雄阔胸襟和盖世豪气，彰显无余。

后来王安石回忆年青在家读书时的情形，感慨万分：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王安石十六岁时，再次跟着父亲到东京等待外放。王安石跟他老爹在京无事，写了几篇新概念作文，因为词语简洁流畅大气，所以在京城小有文名。“中央电视台”约王安石写《大宋王朝》的“电视剧本”，被王安石嗤之以鼻。

十七岁时，王安石随着父亲到江宁任官。从此以后，王安石就把江宁作为自己的老家，退休以后，也在江宁闲居。

十八岁时，父亲王益在江宁任上去世，这对王安石一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王益为官清廉，没有灰色收入，纯以一人工资，养活一大家人。本来王家的日子过得就紧巴巴的，现在突然失去了靠山，全家人都陷入了茫然之中。

一天，王安石静静地坐在草屋门口，看着夜空中闪烁不定的星火，月隐云疏，流虫飞走，猛然警醒：时光如奔，江河不归，如果不趁早立志，只怕年华老去之时，也只能空叹白发与流年了。自此以后，王安石谢绝一切应答俗事，闭门苦读，农工商法道佛儒，百家精华，无所不包。孟子的一句名言“虽千万人，吾往矣”，成了王安石的座右铭。这句话是说，只要认定是正确的道理，就是有千万人反对，我也要坚持。正是这句名言，成了王安石日后变法时的精神支柱。

公元1041年，大宋仁宗庆历年，王安石三年孝满，决定进京赶考。

全国所有的读书人，经过预选的，称为举人，相当于高中毕业生，有资格进京考试。一次进京考试的全国举人大约有两三万人。考取的，就是进士，不需要再拿学分，相当于现在的本科毕业生。当时全国每三年只录取进士四百名左右。考上了进士，就有机会做官，就可以拿工资买房子娶老婆讨小妾，所以，没有人不想来京城拼

一把的。

王安石住在新龙门客栈，跟自己的表弟曾巩住在一起。当时的曾巩，对王安石的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塌糊涂。光自己佩服还不行，还把王安石的文章介绍给大名鼎鼎的文化界头号人物欧阳修。

欧阳修比王安石大十四岁，中进士后也在基层干过几年，时为集贤院校理。宋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称为三馆，又名馆阁，任务是掌理所藏图籍，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兼国家博物馆，苏轼后来就在史馆混过事。

4 所谓集贤院，顾名思义，就是在里面混饭吃的，全是贤人。如果想当高官，基本上都要求有集贤院的工作经历。所以，在集贤院工作又称清要之路，就是既清闲，又重要。

集贤院一把手称大学士，由宰相兼职，下设学士、直学士、修撰、校理等不同工作岗位。欧阳修当时干的就是校理这个活，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编辑，估计也就是对对错别字改改病句什么的。

欧阳修还算识才，看了王安石的文章，大为赞叹，欣赏之余，还亲笔把王安石的几篇文章抄了下来，慢慢品读，并且拿到自己主编的娱乐文学杂志《文林》上发表。

欧阳修本来嘴大，经他这么一吹一捧，王安石立时名满东京。但王安石对这种浮名并不在乎，他本来对考进士就没有多大兴趣，考取以后王安石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意思是，挖空心思写了一些无聊的词句给皇帝看，只是为了挣点工资，让老妈高兴一下。里面轻轻用了一个“钓”字，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淡然。

当时宋朝的考试还是很严格的，无论出卷人阅卷人都要像被关贼一样关五十天禁闭。阅卷时看不到考生姓名，为了防止有人认出字体，阅卷前，所有试卷都另找人重抄一遍，然后再评定档次。

如果没有作弊的话，结果是相当可信的。主考官读了王安石的文章，立马赞不绝口，惊为外星人，当时就定了第一名。王安石的文章被交给皇帝审阅的时候，是排第一的。如果不出意外，王安石就是状元。

放榜的时候，王安石并没有像其他考生一样挤去看榜，而是静静地坐在客栈里读书。这一招也够大气，一般人是学不来的。

榜出来后，王安石是第四名，没有当上状元。对外说的原因很简单，当考官们已经排好名次的前十名考卷进呈给仁宗皇帝时，王安石排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但因王安石赋中有“孺子其朋”一语，惹得仁宗大不高兴，加上也不喜欢王安石冷峻峭拔的文风，所以向下压了压，和第四名调了个个，让杨寘当了状元。至于仁宗为什么不喜欢“孺子其朋”四个字，野史正史各有猜测，其实不必费力气去揣测那个软蛋皇帝的心事，没意思，他也就那么点眼力。

但据好事者考证，仁宗皇帝取杨寘为状元，是因为他老婆曹皇后看中了杨寘，要招

为侄女婿，不然为什么不取第二名王珪作状元，而独独挑到了第四名呢？

可见仁宗这个老家伙不但怕老婆，而且是一肚子不正之风。皇帝也搞不正之风，真是没治了。

王安石得知自己没有拿到状元后，反应很简单，很冷静。他对曾巩说：状元不状元的无所谓，历朝历代，也有很多状元，但真正能成就一番事业的，又有几人？此后王安石再也没有对别人提过险些得状元的事情，“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耶”。

本榜的状元是杨寘，榜眼王珪，探花韩绛，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了王安石的朋友，对变法或有帮助。

后来杨寘早死，无所作为，王珪、韩绛和王安石都做到了宰相，前四名出了三个宰相，也算是给酒馆里喝酒的人增加了点闲谈的佐资。

韩绛和韩维是高干子弟，外祖父王旦是真宗朝宰相，父亲韩亿是仁宗景祐间副宰相，当时韩绛、韩维和韩缜合称“三韩”，经常与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互相吹捧，皆有才子之名。韩缜也是本年进士，后来在神宗朝干到了枢密院使，也是部级干部。

韩绛进士及第后，对王珪等人都不太佩服，独服王安石，认为王安石有经天纬地之才，所以来韩绛一直追随王安石搞变法。

韩维、韩绛做过太子赵頫的伴读，弟兄两人经常在赵頫面前提起王安石，并介绍王安石的文章给赵頫看。赵頫看了王安石的文章，对王安石的文风和观点都很佩服，曾提出要提拔王安石到京城来陪自己读书，但没有被上级批准。后来赵頫当了皇帝，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王安石。

韩维年老以后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唯知饮酒玩女人，连苏轼这么开放的人都看不下去，曾写信劝韩维少玩几个女人，并以身说法，警告韩维，说女人玩多了，会伤身体。这真是金玉良言。

考试成绩出来，唱名谢恩以后，按照规定，众进士换上新衣服，戴红花，跟着白马红衣的状元杨寘一道游街。街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平头百姓，连狗都挤上前看热闹。

也有官家大员带了老婆一道观看的，并不是为了融洽干群关系，搞与民同乐的游戏，而是准备看中哪个帅哥，好先下手为强，抢回家给女儿做丈夫。

状元杨寘就被仁宗的曹皇后看中，弄回去，算做生日礼物，送给娘家真定王府的侄女做老公去了。不知道可怜的杨寘在洞房之夜被强奸了几次，也不知他反抗了没有。

据传，王安石也被当朝老宰相吕夷简看中，派人请王安石到家里吃晚饭谈话。王安石深知其意，但因为已和吴家表妹定了亲，所以没有给吕夷简这个面子。

人虚荣心强，古人更甚，这种游街的刺激确实有效，让大家看着太眼红，加上进士找老婆又这么容易，简直是硬往怀里塞，以至于当时人就说，就算是独领千军，北扫大漠，西灭叛夏，南平交趾，一统天下，收兵回京，万人欢迎，也没有中进士游街来

得爽。

游街完毕，仁宗皇帝请客，大家一同到了金明池，赴琼林宴。国家领导人仁宗皇帝和宰相吕夷简以及枢密使晏殊一起出席了宴会，客人们分宾主就座。吕夷简代表皇帝致祝酒词：各位，我祝贺大家顺利考取进士，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喝好吃好！

下面立时掌声雷动。

6 仁宗皇帝也很开心：富弼出使契丹刚刚回国，谈判还算成功，多赔了点银子和布，但毕竟少了一场战争；西夏那边虽然还在操事，但有范仲淹和韩琦在那里将就着糊弄，一时也打不进来，大家都还能凑合着过，又可以坐在一起吃吃喝喝了。仁宗皇帝笑眯眯地举杯示意大家：干杯！

下面这些人本来大都是穷秀才，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好不容易熬出头，各自虚让了几下：

仁兄，请。

仁兄，你先请。

啊不，还是仁兄你先请。

然后便再不客气，立马下筷子抢肉吃。

王安石对这一套仪式和场合非常反感，话也不多，淡淡地吃了几口，只觉得无聊透顶。

宴会结束后，按当时习俗，王安石抽时间和表弟曾巩一道，去登门拜见欧阳修。史书上对王安石与欧阳修的见面时间杂说不一，前后竟相差十几年。主流的说法是，欧阳修与王安石首次见面应在王安石任群牧司判官期间。但些许小事，不必深究。作文但求其意，不追其真。

为了让角色尽快呈现，有些人与事略有提前，勿怪。总之，王安石见到了欧阳修。

欧阳修对王安石的到来，非常高兴，迎出门外，一副大家风范：哈哈，安石！Welcome welcome！稀客稀客，里面请，快请！把王安石和曾巩让进客厅坐下后，一边命侍女上茶，一边问王安石：喝什么酒？

王安石回答：我不喝酒。

欧阳修大笑道：不喝酒，那玩点什么好呢？听听曲子吧，玉泉堂的几个小姑娘唱得不错，我给你们叫两个过来，再从子午坊搞几个伴舞的，咱们边听边看边吹牛，好不好？

王安石称谢：不需劳烦，我对听曲子也没什么兴趣。

欧阳修点头叹息：那好那好，既然如此，我们就谈谈写作吧。我对你的文章很看好，笔风雄劲有力，语句犀利，简洁悍厉，而通篇则结构严密，观点新颖，往往出人意表。文如其人，安石啊，你以后必将大有作为。我写一首诗送给你，请你笑纳。说着便让侍女磨墨备纸笔，当场挥毫，洋洋洒洒，字虽然很难看，但诗写得还不错，诗名《赠

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王安石作答一首《奉酬永叔见赠》：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注：贶，音况，赠送的意思。“翰林风月”指李白，“吏部文章”指韩愈。欧阳修这是把王安石与李白韩愈并列，算是对王安石的高度赞扬。）

王安石的答诗意思是：我王安石读书，只是为了传道义，想学着写文章，却又没有那么高的文采，如果有一天能了解一点孟子的文章真义就很不错了，哪里还敢奢望能写出韩愈先生那样的大作来呢？

王安石在诗里避而不谈李白，因为他确实不喜欢李白的诗歌。李白的诗嘛，“迎风洒狗血”，乍读个十几首还可以，好像冬天喝白酒，感觉很爽，但如果喝得多了，就爽不起来了，舌头麻了，全是一个味，从白酒变成白开水了。

王安石一力推崇的是杜甫的诗，有内容，经得起品味。这一点欧阳修算是没讲到点子上去。

眼看在京城的时光很快就要过去了，考中了的进士们也玩得爽了，京城有名无名的窑子也进进出出地逛了好几遍，把当地有名无名的妓女们的身体特征也已进进出出地调查清楚，弄得小鸡鸡都细了一圈，钱也糟蹋得差不多了，只好各自领了朝廷发的派遣证，该干吗干吗去。

王安石也得到了朝廷的委派，和几个同科进士到淮南做签判。临走以前，王珪杨寘和几个朋友一道，约了王安石韩绛去酒馆喝酒，几人打的，直奔东京有名的红灯区汴河街。王珪轻车熟路，带着众人，到了散花楼。

散花楼上彩灯如虹，人影如梭，笑语飞花，撩人心性。来这里的人，个个都带着鼓鼓的钱包和鼓鼓的欲望，等到半宿以后，酒足饭饱，山穷水尽，钱包自然是空了下来，欲望也降到了最低点，只有软着腿回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王珪带着众人举步上楼，一边招呼王安石坐下，一边命杨寘点菜，自己则亲自向老板娘要小姐：把小芳给我叫来。

老板娘赔笑道：哟，客官来得不巧，小芳今天有客，已经出台了。



王珪又点：那就叫小云和小秀过来。

老板娘还是一笑：这两位也出台了。

王珪脸就冷了下来，问老板娘：是怕我们书生没钱还是怎么回事，这个也不在，那个也不在，就你这个又丑又老的老婆娘在。

老板娘无奈，只好解释：几位客官，实在是不巧，今天柳永要离京，兰婉儿约了姐妹们为他送行，左近的好姐妹们都去捧场了，是以没有合适的姑娘，我看这么着吧，我替几位找两个粗一点的上来，免费，几位下次再来了照顾我生意就是了。说着，笑得脸上的粉掉了一地。

柳永已经是考场老将了，屡败屡战，今年和王安石等人同场考试，被仁宗批了一句：还是回去填词哄女人玩罢。

柳永只好再次对寒蝉凄切，无语凝噎，铩羽而归。

王珪听说柳永在场，只好对杨寘等人笑道：他娘的，今天撞着他了，这哥们是少奶杀手，大小通吃。看来今天弟兄们只好将就着点了。

王珪这么一说，大家倒似乎隐隐听到隔壁传来细细的唱声：杨柳岸，晓风残月……夹着檀板慢敲，月琴低扬，众女生轻声和韵，犹如到了十二乐坊，确是别有一番风情。

王安石长年坐在书房读书，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听过这种声音，当时就有点不自在，催王珪：快弄点饭，吃了好回去睡觉，明天一早还要赶路。

王珪却笑道：别急，今天就是要让你开开眼，死读书，都快读成木头了，离了这个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说着话，老板娘已经领了两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走了上来，对王珪道：客官看这两位如何，我手里现在是没有再好的了。

王珪看了，粗手粗脚，没有一点意味，但好比咸菜，强于没有，只好留下。

几个进士见了，一人一手，要拉到自己身边去。

韩绛和杨寘见王安石脸色冰冷，就笑着对语了一下，把一个小姑娘推到王安石身边：去，给我们唱一个。

谁知这个粗手粗脚的小姑娘却柳眉一立，对王珪嗔道：客官请放尊重点，我们可是卖身不卖艺的。

众进士哈哈大笑。

王安石端起一杯茶水，一饮而尽，无言起身，径自出门回客栈去了。

王珪和韩绛等人对望了一眼，恨道：龟儿子，江西乡巴佬，硬是教不上套。

王珪是四川人。四川人是不是这么说话的？

淮南杂说

王安石从政第一个职位是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淮南签判，就是在淮

南路领导办公室里做公事的人，相当于政府秘书。

宋用唐制，官名官品不变，但内容有所不同。中书门下主管行政，一把手就是宰相，全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简称“执政”；枢密院主管军事，一把手称“枢密使”，副手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两府合称“中枢”，理论上，枢密院与中书平级。

中央另设三司，包括盐铁司、度支司和户部司，主管财政，一把手称“三司使”，职位仅次于宰相，又称“计相”，副手为“三司副使”或“三司判官”。

两府三司互不相干，由皇帝直接领导。

仁宗时全国设十五路，一路相当于现在一省。王安石现时所在的淮南东路就是其中一路。

路的主要领导是节度使和观察使，但这两个官职在宋朝基本上是个虚职，并不常设。路的常设职位有：“转运使”全面负责，是实际上的一把手。“经略安抚使”主管军政。“提点刑狱使”则主管司法，王安石曾做过这个官。“提举常平使”主管财政。四权分立，直接受皇帝领导。

当时淮南东路的行政办公地点在扬州，王安石的主要工作就是文件收发检校，有很强的培养干部的意味。

王安石在淮南签判任上时，顶头上司换了好几个，全是无名鼠辈，史书无载，其中有案可查值得一提的，只有韩琦。宋人笔记中，多次提到了韩琦和王安石在淮南东路的故事。

韩琦在当时是个大人物，也是进士出身，这个人敢说敢当，果断坚毅，很有个性，官场上很有声望，地位相当显赫。如果宋朝有广播电视的话，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在酒会上讲话在开幕式上剪彩在宾馆里接见外宾什么的。

韩琦曾经在谏院工作，谏院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御使台合称“台院”。谏院里的同志称为谏官，御使台的同志称为御史。本来两个单位是各有分工的，后来乱了套，大家合伙经营，台谏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话就越来越多，专门负责打听各种小道消息，然后向皇帝打小报告。同志们可以“风闻奏事”，意思是，只要是在路上听到人们传说什么好玩的事情，都可以拿来向皇帝汇报，即使内容不实，也不以诽谤治罪。

韩琦在谏院工作期间，曾连续弹劾了在职的宰相和四个副宰相，并直接导致他们辞职。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失败后，被仁宗皇帝罢参知政事。只有韩琦够义气，看不下去范仲淹被朝廷玩弄，就上书责问仁宗：老范他们并不负于朝廷，却要受如此污辱，以后谁还肯为老大卖命？然后韩琦就被罢知扬州，成了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韩琦从中央干到地方，虽说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总还是有点不开心，动不动就皱着眉头严肃认真地思考问题，对手下也就没那么亲切和蔼，这一点可以理解。

而王安石个性也很强，从来不知道去讨好上级，逢年过节也不会送礼请客，对上级